

中英譯者高語境文化文本闡釋的共性與個性 ——以《白于玉》譯文比對為主*

熊野、魏慧萍¹

(1.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副教授)

摘要：本文聚焦於《聊齋誌異》中《白于玉》這一高語境文化文本，通過比對 1835 年英國《弗雷澤雜誌》刊載的《白于玉》譯文 *The History of Woo-Tsing-Yen* 和 1997 年張慶年等譯者選譯《聊齋誌異》英譯本 *Strange Tales from the Liaozhai Studio* 中的“Bai Yuyu”，挖掘不同文化背景下中英譯者對同一源文本進行闡釋的共性和個性。本文研究發現，兩個譯本均採用明晰化和略省化策略轉換並闡釋原文，體現譯者的積極參與和主動「干涉」，其中明晰化策略的使用共性亦表明不同時期譯者同樣希望深入介紹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的闡釋動機。同時，譯者自身不同的文化身份和認知差異使其對同一文本的闡釋呈現出各自的個性，具體體現為：英語母語譯者在翻譯中傾向於詩意化、純潔化、以譯者自我意識和價值觀介入為導向的文本闡釋，中文母語譯者則呈現出簡明化、如實化、忠實植根於原作歷史處境之中的闡釋書寫。

關鍵詞：《聊齋誌異》、白于玉、高語境文化、闡釋共性、闡釋個性

* 收稿日期：2024 年 04 月 26 日；通過日期：2025 年 10 月 21 日。

Commonalities and Particularit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gh-Context Cultural Text by Chinese and English Translato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s of “Bai Yuyu”

Xiong, Ye, Wei, Huiping¹

(1.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gh-context cultural text “Bai Yuyu” in *Liaozhaizhiyi*. By comparing “The History of Woo-Tsing-Yen”, published in *Fraser’s Magazine* in 1835, and “Bai Yuyu”, included in Zhang Qingnian’s 1997 translation *Strange Tales from the Liaozhai Studio*, we explore the commonalities and particularities in how translator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interpret the same source text. The findings show that both translations adopt the strategies of clarity and omission to transform and interpret the original text, reflecting the translators’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intervention. The similarity in the use of clarity strategies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he translators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were motivated by a common desire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depth.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lators’ distinct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cognitive orientations give rise to interpretive individualities: the English native translators tend to use poetic and purified interpretations, guided by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translators’ self-consciousness and values, while the Chinese native translators favor a concise and re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which is faithfully root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original text.

Keywords: *Liaozhaizhiyi*; Bai Yuyu; high-context culture; interpretive commonality; interpretive individuality

一、問題提出：漢譯英高低語境文化文本的闡釋轉換

Hall 的語境理論將文化分為高語境和低語境兩類，強調不同語境下信息解讀的差異性，指出文化提供一個選擇性屏障，影響人們對現實的認知。高語境文化如中國等亞洲國家文化，信息解讀依賴於背景知識和隱含意義，編碼的、明確的、傳遞的信息部分極少，而低語境文化如美國和大部分西歐國家文化，更依賴直接明確的信息表達，即大部分信息都包含在明確編碼中。根據 Hall 的經典界定，可知高語境文化中信息的語義建構高度依賴於文化共同體的集體記憶與隱性認知框架，體現在文學創作中表現為「以少寓多」的文化符號經濟原則。¹ 這種特徵在中國典籍中尤為顯著，如《論語》中「克己復禮為仁」的表述，其語義完整性建立在儒家禮制文化體系之上，僅六字便濃縮對個體道德修養和社會規範互動關係的深刻詮釋。這類文本的編碼機制正如 David Katan 所指出的，屬於典型的高語境信息結構—言語層面僅保留必要文化坐標，其餘語義空缺需讀者通過激活文化前理解完成填充。²

在詩歌等高語境文學體裁中，這種編碼特質更為顯著。《詩經·關雎》開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起興手法，表面描寫自然物象，實則通過周代婚戀儀禮的文化密碼（雎鳩象徵配偶忠貞）建構隱喻網絡。詩人僅提供文化索引符號，期待讀者沿著既定認知路徑解讀文本的倫理意涵。這一書寫策略，本質是高語境文化中集體記憶與個體表達的辯證統一。正如姜欣、姜怡、林萌指出，漢語典籍文本作為高語境文化產物，其根隱喻與本土文化緊密相連，信息多隱含於語境中。典籍為源語讀者所寫，語境匹配良好，交際自然有效。但作為跨文化闡釋活動的翻譯往往會打破這種原生和諧，將文本從原交際環境中剝離出來，信息轉換為不同語言符號並置於新環境中，導致高低語境文化錯層。³

當高語境文本進入低語境文化的解讀場域時，其信息傳遞的完整性遭遇挑戰：一方面，英語作為低語境語言系統傾向於顯性編碼，要求信息在詞彙語法層面充分

¹ Edward T. Hall.,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6), 85-91.

² Katan, David.,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84.

³ 姜欣、姜怡、林萌，〈高低語境文化錯層在典籍英譯中的顯現及對策〉，《外語與外語教學》，第5期（遼寧：2009.05），49-51。

外化；⁴ 另一方面，譯語讀者缺乏源語文化共同體的記憶儲備，難以激活隱含的文化密碼。這種錯層現象導致漢語典籍英譯時必須進行文化的顯化操作，此類帶有補充性質的策略雖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源信息流失，但亦可能減損原文本的文化意涵和審美張力。

高低語境文化文本的轉換困境實質折射出文化認知範式的深層差異。翻譯研究如何在二者之間建立動態平衡，既要避免過度闡釋損害文本的詩學特質，也需構建必要的文化橋樑，以實現有效傳播。這種跨語境闡釋的張力，恰是探究文化認知模式差異的最佳觀測點，也將為建構更具解釋力的翻譯理論提供重要啟示。

本研究著眼於《聊齋誌異·白于玉》這一典型高語境文化文本。該故事通過吳生棄仕修仙的敘事主線，交織道教思想、士人心態、仙凡倫理、家庭倫理等多重文化符碼。在 Hall 的語境理論框架下，其原文信息高度依賴於中國傳統文化語境的集體記憶，在漢譯英語言文化翻譯轉換中需通過多維解碼以完成闡釋。本研究試圖通過中英譯者翻譯的兩則《白于玉》譯文比對，挖掘不同文化背景譯者的闡釋共性和個性。由此提出研究問題：在《白于玉》譯文中，中英譯者分別採用哪些闡釋策略來處理高語境文化元素？這些策略在何種程度上保留源語文化內涵或適應譯語文化語境？這些闡釋差異反映哪些文化價值觀和認知模式的不同？這對跨文化翻譯實踐有怎樣的理論啟示？

二、《白于玉》高語境文化文本語料提取與數據收集

(一)、研究底本、譯本選擇與互文編碼

本研究以採用張友鶴輯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卷三《白于玉》文本作為互文比對底本。通過對已知英語母語譯者和中文母語譯者所譯《聊齋誌異》（以下簡稱《聊齋》）篇目的廣泛搜尋，發現目前已知《白于玉》英譯文僅存有二：一是於 1835 年 5 月英國倫敦出版的綜合性文學雜誌《弗雷澤雜誌》(*Fraser's Magazine*)

⁴ Katan, David.,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84.

第 11 卷第 65 期刊載的完整英譯文“The History of Woo-Tsing-Yen”；⁵ 二是中國譯者張慶年等 1997 年選譯《聊齋》英譯本 *Strange Tales from the Liao-zhai Studio* 中的“Bai Yuyu”。儘管中英譯本存在顯著的年代差距，但是中文母語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原作年代價值觀的忠實呈現以及避免現代視角的介入（如在處理「宗嗣」「胤續」等涉及傳統儒家宗法制度的概念時，植根於原文歷史語境當下維持「男性繼嗣」「傳宗接代」為文化坐標進行闡釋），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互文比對的跨時代闡釋差異，從而彌補跨時代對比的鴻溝。故本研究將以上述兩篇分別由英語母語譯者和中文母語譯者翻譯文本為研究對象（以下簡稱 ET 和 CT）。

表 1. 中英譯者《聊齋誌異》中《白于玉》篇選譯情況調查統計

序號	英譯《聊齋誌異》 （譯者及年份）	選譯 與否	序號	中譯《聊齋誌異》 （譯者及年份）	選譯 與否
1	Sir John Francis Davis? (1835)	Y	1	Dagao Chu (1937)	N
2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42)	N	2	Xianyi Yang et al (1981)	N
3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42/1848)	N	3	Yunzhong Lu et al (1982)	N
4	William Fredrick Mayers (1867)	N	4	Ruoqiang Mo et al (1988)	N
5	Clement Allen (1874/1875)	N	5	Wanruo Xie (1990)	N
6	Herbert Allen Giles (1880)	N	6	Qingnian Zhang et al (1997)	Y
7	Sir Walter Caine Hillier (1910)	N	7	Juan Wang (1998)	N
8	George Soulié (1913)	N	8		
9	Frederick F. Martens (1921)	N	9		
10	Rose Quong (1946)	N	10		
11	John Minford (2006)	N	11		

通過對研究所選底本、譯本的互文整理，獲得總字量為 8739 的編碼藍本（其中底本字數計 2142、ET 字數計 3791、CT 字數計 2806）。通過系統性文本分析提取

⁵ 雜誌編者未標註具體譯者，亦未提供關於譯者的具體信息。據蔡乾研究指出，該譯文較大可能為英國漢學家德庇時所譯。因此說孤證不立，故本文僅基於具體譯文呈現對譯者翻譯策略進行分析。參考蔡乾，〈再論《聊齋誌異》在西方的最早譯介〉，《明清小說研究》，第 1 期（江蘇：2022.01），268-282。

72 項高語境文化語料，並依據語義特徵細分為文化語境（23 項）、文化蘊含詞（27 項）、象徵隱喻（7 項）、含蓄內隱表達（5 項）和情景語境（10 項）。分類框架採用四維度：社會家庭文化（如姓名制度/宗族觀念）、宗教信仰和哲學觀念（如道教修仙/宿命觀）、歷史文化和制度（如科舉/官制術語）及其他類（年齡稱說/器物符號）。數據量化顯示文化語境中社會家庭文化佔比最高（48%），宗教信仰和哲學觀念次之（26%），印證文本深層文化結構的層級特性。研究同步以「翻譯策略」為分析維度，基於不同譯者的具體文本闡釋，對比兩譯本處理策略，將漢語高語境文化到英語低語境文化文本轉換的具體翻譯策略概括為解釋、補充、改寫、簡化、刪除等五類，並結合語境理論進行系統描述。

（二）、《白于玉》原文高語境文化文本語料提取與分析

《聊齋誌異》作為中國古代文言小說集，是一部典型的高語境文化作品。其特徵顯著體現在多個方面：首先在文化語境方面，《聊齋》緊密植根於古代中國文化土壤，描寫反映古代社會風土人情、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文化蘊含詞即是其最微觀、具體的表現；其次，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象徵隱喻和含蓄內隱等修辭表達方式常融合呈現，共同體現文學作品的藝術特色和文化內涵。這種共性在文人作品《聊齋》中得以彰顯，蒲松齡通過賦予特定事物/形象深遠寓意，藉此表達複雜情感，不直接敘述闡明所指，而通過細膩描繪和暗示讓讀者沈浸於語言文字書寫魅力。這種表達方式不僅體現作者超高的藝術造詣，也突顯中國古代文學獨特的美學追求；再有，《聊齋》中的情景語境，因文言減省表達、象徵隱喻、含蓄內隱的運用，使得讀者需要通過聯想和理解來填補文本情景留白，此亦展現出高語境文化文本的鮮明特徵。諸如《聊齋誌異》此類漢語文學文本，其中蘊含的大量信息植根於當時語境，歷經時空變遷。這些文本不僅在句法結構上與現代漢語存有顯著差異，更因其深厚文化內涵，使得即便對於現代中國人而言，理解其中深意也並非易事。⁶

《白于玉》的文本研究價值集中體現在其多維度文化編碼系統的敘事實踐。該故事主要描寫士子吳青庵因其才德受葛太史賞識，有望與其女成婚。然而他科舉失

⁶ 韓孟奇，〈漢語典籍英譯的語境補缺與明晰化〉，《上海翻譯》，第4期（上海：2016.04），73-76。

利，偶遇仙人白于玉，夢境中受邀至廣寒宮與紫衣仙女共度良宵，得贈金釧留戀。數日後紫衣姬再次入夢，將其子夢仙交給吳生。吳生決定放棄世俗，歸隱修仙。他向太史表明心意，但太史之女堅持要嫁給他。後吳生離家修仙，留下葛女扶養夢仙。夢仙長大外出，偶遇道人托其給同村人帶信，得知道人即吳生，隨信得一長生藥丸，葛女與其父分食。城中大火，金釧飛升空中，護一家平安。作為《聊齋》中融合現實書寫與奇幻美學的典範，該故事通過吳生棄仕修仙的敘事主線，交織道教思想、士人心態、仙凡倫理、家庭倫理等多維度文化符碼，使得微觀語言單元承載著宏觀文化語義網絡，為跨文化翻譯研究提供典型的分析樣本。

通過系統性文本分析篩選出《白于玉》中高語境文化元素 72 項，其分類框架基於語義功能與文化坐標雙重標準構建。具體分類如下：

1. 文化語境（23 項，31.9%）：選取文本中深度紮根於文本整體文化背景的表述，依據社會家庭文化、宗教信仰和哲學觀念、歷史文化和制度等維度細分。其中，社會家庭文化（48%）聚焦姓名制度（如「吳青庵，筠」「白氏，字于玉」）、宗族倫理（「宗嗣」「胤續」），突顯儒家倫理對敘事的滲透；宗教信仰和哲學觀念（26%）通過道教修仙隱喻（「一人得道，拔宅飛升」）與宿命論（「富貴所固有」）展現價值衝突；歷史文化和制度（22%）則依賴於典故（枚乘《七發》「仆病未能也」和《孟子·梁惠王下》「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語典），古代官制文化（「早詣待漏」）及科舉文化（「鄉薦」）還原明清社會語境。

2. 文化蘊含詞（27 項，37.5%）：鎖定具有強文化標記的詞彙單元，按語義和文化坐標收錄。如「合卺」「良匹」「妝奩」「霜露之辰」等歸入社會和家庭文化維度；「吐納之術」「萬念俱寂」「青蟬」等歸入宗教信仰和哲學觀念蘊含詞；「太史」「秀才」「秋闈」「翰林」「褒封」等歸入歷史文化和制度蘊含詞；「二八」「龍鍾」等涉及年齡表達與物態文化詞彙「笙管」等單一且未在文本中成系統出現的詞彙則劃歸為其他。

3. 象徵隱喻（7 項，9.7%）與含蓄內隱表達（5 項，6.9%）：依據符號能指與所指的映射關係強度篩選，如「燕好」「鸞鳳」通過傳統婚姻意象，象徵婚姻幸福、夫妻恩愛，建立穩定象徵系統；「奉巾栉」這一古代女子為丈夫梳理頭髮、擦拭汗水的親密奉侍動作含蓄表達願將女兒嫁與對方的意願，依賴動作行為的文化規約性傳遞聯姻意圖。

4. 情景語境 (10 項, 13.9%) : 提取需依賴上下文還原隱含信息的敘事單元 (如「無何, 見白家童來相招, 忻然從之」發生於吳生夢境中, 而語篇缺省夢境場景描述, 需讀者參考文本語境分析理解, 其選擇標準在於語境補足的必要性。

毫無疑問, 《白于玉》作為一個富含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和價值觀念的高語境文化文本, 彰顯深厚文化底蘊和獨特藝術風格。由於源語作者的預期受眾僅限於源語讀者群, 因此為實現源語文本與譯語讀者之間的有效交流, 譯者需要對高低語境文化進行有效轉換。譯者在此過程中承擔著至關重要的譯語認知再構建任務。⁷

三、《白于玉》譯文闡釋共性：明晰化為主，略省化為輔

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闡釋活動, 即譯者通過原著與作家進行交流對話的過程。⁸ 在本研究視域下, 將其定義為譯者通過解碼源語文化語境中的隱含意義, 並在目標語境中進行文化適應性再編碼的動態過程), 其共性在於對原文意義傳遞與跨文化理解的普遍追求, 而個性則源自譯者文化身份與翻譯策略選擇的差異。本研究同步以「翻譯策略」為分析維度, 結合 Hall 的高低語境文化理論, 系統考察漢語高語境文化文本向英語低語境文化轉換的闡釋路徑。基於《白于玉》原文與兩個譯本 (ET 和 CT) 的互文對比, 研究將具體翻譯策略歸納為: 簡化、解釋、補充、改寫、刪除等五類, 並依其對語境隱含性的調適方向劃分為兩大策略類型:

1. 明晰化策略 (解釋、補充、改寫): 通過語義擴充或文化語境顯化, 補足高語境文本的隱含信息;
2. 略省化策略 (簡化、刪除): 刪減冗余或簡化複雜表述, 以適應低語境受眾的接受慣習。

此分類框架緊扣「語境轉換」的核心挑戰, 即漢語高語境文化依賴共享文化知識, 而英語低語境文化傾向於依賴顯性語言編碼。

⁷ 康兆春, 〈翻譯文本之高低語境化探索〉, 《江西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 第 1 期 (江西: 2011.01), 139-144。

⁸ 王平, 《文學翻譯探索》,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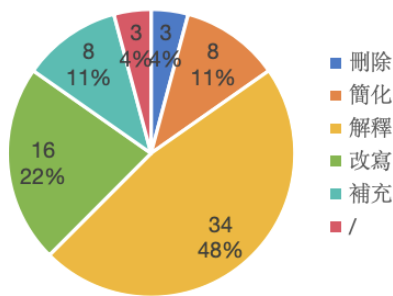


圖1. ET譯文翻譯策略統計（總計69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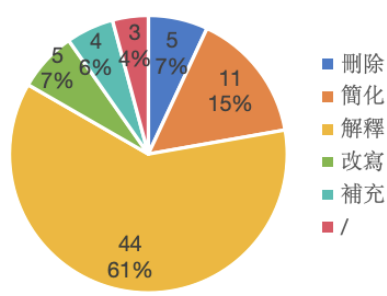


圖2. CT譯文翻譯策略統計（總計69條）

數據顯示，兩個譯本對原文 72 條高語境文化元素的處理各完成 69 條有效轉換（ET 排除 3 條音譯直譯，如「秀才」（Tseu-tsae）、「廣寒宮」（the palace Kwang-han）、「骨肉」（your blood and your bone）；CT 排除 3 條未經調適的直述）。解釋在兩者中使用頻率最高（ET48%、CT61%），突顯譯者普遍傾向以明晰化填補語境鴻溝。整體而言，無論是 ET 還是 CT 均體現譯者在翻譯高語境文化文本時的積極參與和主動「干涉」，譯者對五類翻譯策略的權衡運用，實際上是對高低語境文化張力的動態回應。兩文譯者均通過不同的轉換策略和語境再建構，以確保原文信息的恰當傳遞和譯語讀者的良好理解。

（一）、以解釋、補充和改寫為主的明晰化闡釋策略

Vinay 和 Darbelnet 提出「明晰化/顯化」（Explication）這一術語，用以描述翻譯過程中常出現的一種現象。⁹ 在這一過程中，譯語文本往往以比原文更為明確的形式來陳述原文信息。這一轉變是由譯者在翻譯源語文本時進行必要填充所產生的，旨在幫助提升譯文文本邏輯流暢性，進而增加可讀性。王克非利用英漢雙語平行語料庫研究發現在文字體量方面，英漢、漢英譯本均存在目標語擴增現象，並指出明晰化是其重要原因之一。¹⁰ 韓孟奇認為明晰化不僅侷限於語言銜接形式變化，更包

⁹ Shuttleworth M. & C. Moir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4), 55.

¹⁰ 王克非，〈英漢/漢英語句對應的語料庫考察〉，《外語教學與研究》，第 6 期（北京：2003.06），410-416。

括意義層面的顯性表達。¹¹ 這一過程旨在將原文中隱含的信息在譯文中明確呈現，而使譯文詞句意義比原文更清晰、具體，邏輯關係更鮮明。顯化/明晰化作為高低語境文化轉換過程中「補缺」的必要手段，在《白于玉》兩則譯文中均有體現，具體表現為解釋、補充和改寫。

解釋，是指對源語文本中的特有文化概念、隱喻表達、情景語境等需要借助源語境來理解的信息進行闡釋說明，以確保譯文讀者的可理解。

例 1. 原文：生問主人，童曰：「早詣待漏，去時囑送客耳。」

ET: “Where is your master?” asked Woo-tsing yen. “My master left before the fifth watch to wait on his majesty and ordered me to accompany you home.”

CT: Wu asked where Bai was. The boy replied, “He went to the holy court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asked me to see you off.”

「早詣待漏」指百官清晨入朝，等待朝拜天子。漏，是古代計時器具。該文本蘊含古代宮廷禮儀和官員的日常活動。要將此蘊含古代官制文化的概念進行闡釋轉化，需要合理依據源語文化語境，確保文化意涵的恰當呈現。在 ET 中，譯者通過具體指明“the fifth watch”（五更）來明確時間節點，同時“wait on his majesty”（恭候陛下）傳達等候行為和對象，較為準確地傳達原文意義和文化內涵。在 CT 中，譯者側重於營造莊嚴氛圍，通過“the holy court”（神聖的宮廷）讓讀者感受到宮廷的莊嚴神聖，從而意識到行為的莊重性。雖然未直接提及具體行為，但通過地點和時間的結合渲染，同樣有效傳達原文意涵。

例 2. 原文：太史告女，女曰：「遠近無不知兒身許吳郎矣，今改之，是二天也。」

ET: Tae-she now informed his daughter, who replied, “Every body knows that I am engaged to Woo-tsing-yen; if now I should marry some other person, I should have two husbands.”

CT: So, the taishi told his daughter what had happened. She said, “Everybody knew that I was engaged to Wu. If you find me another man, it will be like a remarriage for me.”

《儀禮·喪服》言「夫者妻之天也」，以「天」這一至高無上且權威存在的概念來喻指家庭中丈夫的核心地位及古代社會於夫妻關係的從屬約規。原文「是二天也」之說，實際上是太史女葛琳對於堅守原有婚約、抗拒新婚約的強烈表達。在 ET

¹¹ 韓孟奇，〈漢語典籍英譯的語境補缺與明晰化〉，《上海翻譯》，第 4 期（上海：2016.04），73-76。

和 CT 中，兩文譯者均從源語文化語境的解析中分別以“two husbands”（兩位丈夫）和“remarriage”（再婚）予以譯語讀者明示，完成高低語境文化文本的闡釋轉換。

例 3. 原文：三年鸞鳳，分拆各天。

ET：We lived affectionately together for three years, and then we parted.

CT：We were husband and wife for three years and then were separated.

「鸞鳳」即鸞鳥和鳳凰，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有「鸞鳳之配」「鸞鳳和鳴」等意象，用以象徵夫婦之間的和諧美好。此處暗含吳生自述回憶與葛琳三年夫妻生活和諧共處。在 ET 中，譯者從情感維度“lived affectionately together”（親密生活在一起）捕捉到原文中吳生和葛琳曾經和諧共處的溫情；在 CT 中，譯者則是從關係維度，採用“We were husband and wife”（我們曾是夫妻）直接地表述，說明吳生和葛琳曾經的夫妻關係。

補充，是指譯者根據上下文和文本語境對某些特定情景語境中隱含的信息進行適當增補，以使表述更加完整、明確。

例 4. 原文：無何，見白家童來相招，忻然從之。

ET：Not dreamless were his slumbers. In a vision the servant of Pin-yüeh came to him, and beckoned him to follow. He arose and went where the domestic led him.

CT：Soon he fell asleep and saw Bai's boy servant coming to lead the way.

上述情節敘述並未明確區分夢境與現實，而是將讀者直接帶入一個連續的、未經標誌分割的情景中。對這一情景語境的描述轉換需聯繫上文「設席即寢」，以理解該情節的發生為夢境。兩譯文均對這一夢境情景進行補充闡釋，ET 中譯者用倒裝句“Not dreamless were his slumbers”（他的沉睡並非無夢）強調吳生的睡眠並非無夢，為接下來的夢境作鋪墊，並用“In a vision”（在幻象中）明示譯文讀者情景發生在夢境虛境中；在 CT 中，譯者以“Soon he fell asleep”（他很快就睡著了）直接點明吳生入睡的事實，接著直接描述夢境中出現的場景和見到的人。

例 5. 原文：他日謂生曰：「曩所授，乃『黃庭』之要道，仙人之梯航。」

ET：Finding this, and that no use was meant to be made of this book, Pin-yüeh informed Woo-tsing-yen of its value, saying that it was the doctrine of Wang-ting-che-yaou, the steps of the gods.

CT：A few days later, Bai said to Wu, “The book I lent you is the best of ‘Huang Tingjing’.

It is a ladder and a vessel to the land of the immortals.”

從句子結構來看「他日謂生曰」省略主語，需要通過上下文或情景語境來補足。上文敘述白于玉授吳生一修道之書，吳生未能理解其意，隨意將書擱置一旁。在 ET 中，譯者補充白于玉對吳生這一行為的心理洞察，“Finding this, and that no use was meant to be made of this book, Pîn-yüh informed Woo-tsing-yen of its value”（白于玉發現該書並未為之所用，就告知吳生其真正的價值），這一補充不僅順承上文情節發展，更從“value”（價值）角度對「『黃庭』之要道，仙人之梯航」這一深植於道教文化語境的表達進行清晰闡釋。相比之下，在 CT 中，譯者僅補充主語“Bai”而未有其他增述。但對白于玉話語進行詳細解釋，將「『黃庭』之要道」翻譯為“the best of ‘Huang Tingjing’”（《黃庭經》的精髓），「仙人之梯航」譯為“a ladder and a vessel to the land of the immortals”（通往仙境的階梯和船隻），較好地保留原文的比喻意義。

改寫，指譯者依據基於自身與預設讀者的認知語境和文化背景，對原文高語境內容進行適應性轉換，從而確保譯文的流暢可讀。改寫的具體歸類取決於譯文的實際效果，如改寫增強譯文的明確性、可讀性，可能更傾向於顯化/明晰化闡釋；如改寫減少譯文的信息量或複雜性，則更傾向於隱化/略省化闡釋。整體來看，《白于玉》兩則譯文中的改寫均體現顯化/明晰化的轉換。

例 6. 原文：白笑曰：「足下意中自有佳人，此何足當巨眼之顧？」

ET: “What,” replied the other, “How can the lady on whom you have fixed your attentions please a person of your attainments?”

CT: Bai laughed, “You already have your sweetheart. I don’t think anyone here matches your choice.”

在宴席中仙人白于玉面對吳生求一仙女時，原文用「你心中已有佳人，這些女子又怎能入你慧眼？」來回應吳生。「巨眼之顧」作為一種比喻，象徵對方高明眼光和獨到關注。在 ET 和 CT 中，均對這一描述改寫以明示。ET 中改寫偏向於質疑吳生心儀對象是否能夠令其滿意，CT 中的改寫則以更加直接、明確的方式強調白于玉認為這裡沒有合適的人能配得上吳生。

例 7. 原文：因俾鄰好致之曰：「使青庵奮志雲霄，當以息女奉巾栉。」

ET: And afterwards, finding his zeal and perseverance equal to his abilities, he offered him his daughter in marriage.

CE: He said and asked the friend to pass the word to Wu that if he worked hard and succeeded in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he could marry his daughter.

原文敘述太史通過鄰居傳話給吳生，表示如果吳生能努力上進考取功名，他便願將女兒許配給他。「奮志雲霄」表層意指奮發向上、立志高遠，但在此社會語境中實指奮發立志取得科舉功名。「奉巾栉」指古代女子侍奉丈夫日常生活，在此以一種含蓄內隱的方式表達太史希望將女兒許配給吳生的意願。在 ET 中，譯者將原文所蘊含的條件性表述直接改寫為太史的決定，將「奮志雲霄」這一象徵隱喻融入新語境，並將「奉巾栉」明晰化闡釋為“*And afterwards, finding his zeal and perseverance equal to his abilities, he offered him his daughter in marriage*”（後來，（太史）發現他的熱情和毅力與其能力相當，便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CT 中，譯者延續原文條件性意義表述，植根於源語社會文化語境將條件「奮志雲霄」顯化闡釋為“*worked hard and succeeded in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努力學習，通過科舉考試），並將條件結果明示敘述為“*he could marry his daughter*”（他便會將女兒嫁給他）。

在翻譯的高低語境轉換過程中，明晰化策略的普遍應用，主要通過語義擴充或文化語境顯化，補足高語境文本的隱含信息，是確保原文意義得以延續，適應譯語語境調整的重要手段。這不僅展示譯者在處理文本時的靈活操作，也彰顯譯者對源語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二）、以簡化、刪除為主的略省化闡釋策略

在論述翻譯普遍性時，Barker 指出顯化傾向是翻譯文本的共性特徵，譯者為協調源語與目標語的語境差異，往往通過擴充文化解釋等策略，使隱含信息顯化。¹² 此外亦有許多譯文傾向於簡化（Simplify）原文中複雜的和消除（Disambiguate）表意不清的部分，從而使譯文清晰易懂。¹³ 簡化和刪除作為略省化策略，涉及在翻譯過程著重減少源語文本的信息量或複雜性，旨在降低跨文化接受障礙，以適應目標語讀者的閱讀習慣、接受習慣和文化語境。

¹² Baker, Mona.,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3), 240-242.

¹³ Shuttleworth M. & C. Moir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4), 193.

表2. 《白于玉》文化蘊含詞及其在ET和CT中的闡釋文本及闡釋策略

文化蘊含詞	ET 闡釋	闡釋策略	CT 闡釋	闡釋策略
太史	the celebrated historian	解釋	taishi (court historian)	解釋
秋闈	the autumnal examination	解釋	the autumnal examination	解釋
秀才	Tseu-tsae	/	xiuca (one who passed the civil service exam at the county level)	解釋
時藝	address and conversation	改寫	baguwen (stylized, eight-part essays designed for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s)	解釋
功名中人	nor am I very anxious about acquiring fame	解釋	not interested in an official career	解釋
吐納之術	a book on the occult sciences	改寫	a book on how to maintain health	改寫
黃庭	the doctrine of Wang-ting-che-yaou	解釋	the best of 'Huang Tingjing'	解釋
仙人	the gods	解釋	the immortals	解釋
求仙者	those who seek to become immortals	解釋	those who seek immortality	解釋
萬念俱寂	be free from anxious thought	簡化	rid themselves of worldly desires	簡化
青蟬	a green insect, somewhat resembling a locust,	簡化	a cicada	簡化
朱門	a red door	簡化	a vermilion-painted gate	簡化
廣寒宮	the palace Kwang-han	/	the Moon Palace	解釋
王母	Wang-moo, the imperial mother,	解釋	the Heavenly Mother	解釋
二八	a maiden of about sixteen	解釋	a fair young girl	簡化
笙管	reed and pepà	改寫	the flutes	改寫
合卺	having been united	簡化	Our last meeting was a wedding	簡化
良匹	some other husband for his daughter	解釋	another man as his son-in-law	解釋
姑障	his aged mother	解釋	his mother	解釋
妝奩	the dowry	解釋	dowry	解釋
娉	the bride was taken to the house of her husband	解釋	married his daughter to Wu	解釋
翰林	the Han-lin, or imperial college, at Peking	解釋	the Imperial Academy	解釋
褒封	when desirous of extolling the virtues of his mother	簡化	The emperor praised him on several occasions and conferred an honorary title on his mother.	解釋
霜露之辰	the winter now set in, and the weather was extremely cold.	改寫	One autumn day	改寫
小字	the name given to me while an infant	解釋	childhood name	解釋

龍鍾	in his person extremely debilitated	簡化	/	刪除
回祿	Hwing-lüh (the God of Fire)	解釋	/	刪除

簡化，指譯者在處理高語境文化文本時，對源語中依賴文化共享坐標的獨特概念或表達進行過濾或剔除，以使譯文意義更直接適應低語境受眾的認知框架。根據 Hall 高低語境理論，高語境文化（如漢語）依賴隱性文化知識和語境關聯，而低語境文化（如英語）傾向依賴顯性語言編碼。因此，簡化策略的本質是調適高低語境斷層，通過削減文化專屬信息的複雜性，彌補目標讀者語境知識的缺失。

高語境文化詞承載著密集的歷史、宗教、禮俗信息，其意義高度依附於源語文化共同體。譯者面臨「語境依賴」與「譯語明晰性」的張力，簡化策略通過選擇性剔除文化負載元素，在漢譯英的闡釋活動中，實現高低語境的「隱顯」轉化。以原文中的高語境文化蘊含詞為例，兩位譯者均對「萬念俱寂」這一描寫佛教修煉狀態的概念進行簡化闡釋，ET 以“**be free from anxious thought**”（擺脫焦慮思想）進行闡釋，側重於表達該概念中內心平靜、無焦慮的狀態，重視情感層面的簡化闡釋，即擺脫內心煩惱憂慮，達到一種內心平和狀態；CT 以“**rid themselves of worldly desires**”（摒除世俗慾望）闡釋，強調概念中消除世俗慾望的意味，側重於行為或態度層面的簡化闡釋，即摒棄塵世雜念和慾望，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境界。「合卺」作為一種古老結婚禮儀，主要指新人共飲交杯酒以象徵二人從此結為夫妻，相濡以沫。在兩個譯文中均採用簡化策略，ET 中側重於表達「合卺」所蘊含的結合意義“**having been united**”（已經結合），側重於結果或狀態的簡化闡釋，即兩個人已成為一體；CT 則重點描述「合卺」作為婚禮的一個具體場景或事件“**Our last meeting was a wedding**”（我們最後一次相聚是一場婚禮），即把「合卺」視為婚禮的一部分或等同物，側重於事件/場合的簡化闡釋。

刪除，指譯者主動在翻譯活動中主動剔除源語文本中高度依賴源語文化語境、可能引發目標讀者認知負荷或誤解的內容。此策略的本質是高低語境文化差異驅動的選擇性過濾。如高語境文化詞「龍鍾」和「回祿」等，依賴源語文化共享知識（如老年意象、火神信仰）傳遞意義，目標讀者或因缺乏相關文化語境儲備，無法解碼文化專有項的象徵內涵，故在 CT 中譯者對此類文化概念選擇直接刪除。

此外，面對原文故事主線以外的文化概念描述，兩位譯者均採用刪除策略以儘量使譯文文本的閱讀更流暢、順利。在道士交給夢仙以送達友人的信件中，落款「琳

娘夫人妝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細節。此處「妝次」作為古代信函中的結尾敬語，專用於女性收件人，體現對其的尊重和敬意，反映古代社會書信交往的禮儀。在 ET 和 CT 中，譯者均將「後書『琳娘夫人妝次』」刪除。這樣的處理雖然導致特有文化概念和語言形式的缺失，但使得譯文讀者更易專注於故事情節，保證故事閱讀的連貫性，避免過多文化理解的障礙。同樣，還有對「始恍然悟『王林』為拆白謎也」相關敘述的刪除。「拆白謎」涉及中國古代謎語文化，展現古人善用語言文字進行文化交流的特點。「拆白謎」通常將漢字拆分開，或者通過漢字的離合變化，形成謎面，讓人猜測謎底，如原文中「王林」即謎面，「琳」為謎底指涉具體收信人。對於不熟悉漢字字形、結構和文化內涵的譯文讀者而言，「拆白謎」是一個難以理解的概念，且這一情節敘述與主線情節發展關係不大，故為保持譯文的流暢可讀和緊湊連貫，兩位譯者均選擇刪除這一涉及豐富文化的情節敘述。

從上述分析來看，兩則譯文中譯者的簡化、刪除策略多關涉源語文化概念。面對充斥著豐富獨特文化元素的高語境文本，ET 和 CT 文本多採用適當解釋、補充和改寫來使原文概念明晰化，使源語文化得以保留，其佔比分別為 85%、78%。在 ET 的顯化闡釋中，可觀察到歸化（Domestication）策略的局部應用。以道教文化概念「吐納之術」為例，譯者將其譯為“the occult sciences”（神秘學/超自然學），此舉體現 Venuti 所界定的歸化本質，即把源語本土化，以目標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採取目標語讀者所習慣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¹⁴ 具體而言，「吐納」作為道教呼吸修煉術，植根於中國「氣論」哲學，而英語語境中缺乏直接對應概念。ET 譯者選擇以「神秘學」這一譯語文化既有範疇進行類比，雖犧牲道教的本土宗教語境，但可借助目標讀者對“occult”的模糊認知建立初步理解關聯。此類歸化操作符合 Schleiermacher 的「盡量不打擾讀者，使作者向讀者靠近」原則，旨在降低高語境文化元素的接受門檻。¹⁵ 然而，ET 整體並未呈現顯著的歸化傾向。例如對「秀才」的音譯處理（Tseu-tsae），以及對「回祿」（直譯 Hwing-lüh 並增注 the God of Fire）、「翰林」（直譯 the Han-lin 並增釋 imperial college, at Peking）的直譯方式及其文化內涵之闡釋均顯示譯者所採用的與歸化相對的異化（Foreignization）策略，即通過

¹⁴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20.

¹⁵ Schleiermacher, F.D.E., *Ü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 Bersetzen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1813), 33.

名詞直譯與文化注釋保留源語文化異質性。此闡釋現象源於譯者對「可讀性」與「文化忠實」的動態平衡能力：運用和源文化詞語存在相似性的本土化詞語進行闡釋，或完全保持文化異質，取決於譯者能夠尋找到合理的跨文化概念關聯。在全然屬於文化詞語缺項的情況下，譯者選擇忠實於源文化的異質化處理。

對源語文化概念盡可能呈現，與兩譯文各自的闡釋動機和目的緊密相關。

通過 1997 年由中國譯者翻譯出版的《聊齋》譯本前言，可透視其闡釋動機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希望通過翻譯這部充滿古代文化奧秘的作品，為現代讀者打開一扇了解古代中國人心理和社會習俗的窗口（The book abounds with the mysteries of an ancient culture and offers a window into the psycholog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其次，希望通過這部跨越國界和時代的文學經典，讓更多人領略到中國文學的魅力，增進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認識，以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理解（the stories crystallize several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e and offer the readers hours of interesting and rewarding adventures）；此外，譯者還希望通過翻譯工作推動東方文化的傳播和弘揚，希望《聊齋》以其獨特故事情節和深刻思想內涵以為世界文學和文化寶庫增添新色彩（fulfilling a mission to spread oriental culture in a new historic era）。¹⁶ 基於其翻譯目的自述，可知譯者的闡釋動機引導著翻譯策略的選擇，並明顯呈現於具體譯文中。CT 譯者在確保獨特文化元素不過度呈現的前提下，盡可能地重現原文文化元素，並作出深刻解釋。

未明確表明譯者的 ET 譯文，由編者莫伊爾（David Macbeth Moir，1798-1851）完整刊載於 1835 年英國《弗雷澤雜誌》並輔以中國文學介紹。¹⁷ 編輯在發表譯文時，通常附帶一些議論說明，這些文字往往能夠透露出編輯對譯文的理解和期望，進而反映出譯文的闡釋動機和目的。莫伊爾在議論中表達當時英國社會對中國認知的侷限和對這一未知世界的好奇。他提到「中國！僅僅是這個名字就能激起非同尋常的情感！我們很少聽說它、思考它、讀到它，除非是在某些特殊場合。」（China! The very name of the country excites unusual emotions. We never hear of it, think of it, read of it, save by some extraordinary chance.）指出人們在對「古代」這一話題的談論

¹⁶ 英文引文參見 Zhang Qingnian, Zhang ciyun, Yang Yi., *Strange Tales from the Liaozhai Studio*. (Beijing: People's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97), 1-3.

¹⁷ 蔡乾根據文章末尾的簽名標記“Δ (Delta)”確定該文編寫者為莫伊爾，並提出其文章，主要是由莫伊爾選取早期英國漢學家的譯介成果，經摘錄、改寫和加工編輯以介紹中國文學。

中常忽視中國，由此呼籲讀者重視中國文學並對其加以稱讚：「中國人世世代代都在閱讀和寫作散文、詩歌、小說、戲劇、傳說和哲學。在官方學院獲得正規學位，創作繪畫，喝茶，積累金銀，培育後代，在其國度中獲得滿足和自豪，彷彿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視著他們。我們已經看到，中國女性創作的詩歌毫不遜色於英國女作家。在中國文人中流傳的故事，亦在英國文學年刊中佔有相當可觀的地位。」（But the Chinese-the poor Chinese! oh! We forgot them; But then nobody reckons the Chinese anything! Yet, notwithstanding all this, have the Chinese gone on age after age reading and writing prose, verse, novels, plays, tales, and philosophy--taking regular degrees in regularly established universities--painting pictures, and good ones too--drinking tea, and multiplying unto themselves gold, silver, and descendants, with as much content and as much pride, in their celestial empire, as though all the world had their eyes fixed on them, and them alone. we have seen that the Chinese ladies can write verses that would not disgrace an English authoress. we shall next find that the tales received among Chinese Literati would cut a very respectable figure in an English Annual.）¹⁸ 從編者議論中不難發現他希望通過這篇譯文增進英國讀者對中國社會、文化和文學的了解。由此可以推斷，未明確標明譯者的譯文闡釋目的很可能是與莫伊爾相一致，即通過譯文向英國讀者介紹中國文學和文化，以填補當時英國社會對中國認知的空白。譯者的闡釋動機可能包括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以希望通過翻譯，讓更多人了解到中國文學的真實面貌。基於上述分析中 ET 譯文在闡釋中對異質文化的解釋、補充等保留和明晰的處理方式，實際上即是譯者闡釋動機主導下具體闡釋策略的體現。

四、《白于玉》譯文闡釋個性：闡釋傾向與認知差異

當一個文本呈現在譯者面前，來自不同文化語境的譯者會根據各自的文化價值取向、審美觀念和語言慣習來進行理解和闡釋。這種信息加工不僅涉及接受者對空間和時間的認知，還涉及到對信息提供者和接收者的認知。¹⁹ 跨文化闡釋的本質，

¹⁸ 具體引文參考電子版《弗雷澤雜誌》，542、548。

<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umn.31951000742908e&seq=511>.

¹⁹ Edward T. Hall.,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6), 87.

是譯者在高低語境文化張力下進行的認知框架重構。文化背景深刻塑造著譯者的認知框架，每個譯者都深受其所在特定文化環境的影響，包括文化價值觀、信仰、習俗等，從而形成別具一格的認知模式。儘管在闡釋活動中，譯者普遍採用明晰化和略省化翻譯策略來處理文本，以彌補文化語境的斷層，但策略的具體應用始終滲透著譯者主體性的介入。正因如此，同一文本在不同譯者的筆下呈現出豐富絢爛的個性化特徵。具體而言，《白于玉》ET 文本突出表現為詩意化、純潔化，並體現融入譯者自我價值觀念的闡釋傾向，而 CT 文本則呈現出簡明化、如實化以及植根於原作歷史處境當下的闡釋書寫。

(一)、ET中的詩意美學建構與CT中的簡潔明確闡釋

從敘述風格整體而言，《白于玉》ET 文本顯著展現詩化美學闡釋特徵，具體表現在英語母語譯者對文本的情感渲染、細節捕捉等方面，迎合譯文讀者對文學作品的閱讀審美感受，在敘述中適當與讀者情感共頻，使其能夠深入體悟文本蘊含的意義與意境。相比之下，CT 文本則是呈現出直接、簡潔的筆法，中文母語譯者更加簡單直接地闡述原文，這可能與中文高語境文化表達有關，譯者可能認為通過簡明扼要表述，能夠更準確傳達原文意義，同時避免過多的修飾和渲染，保持原文的質樸真實。

例 8.原文：移時，見白生候於門。握手入，見檐外清水白沙，涓涓流溢；玉砌雕欄，殆疑桂闕。

ET：They had not proceeded far before they met Pin-yüeh waiting for them. He, taking his friend by the hand, led him into the palace. In front of the houses rolled a sparkling stream of pure water, in the midst of a white path--he heard the noise of distant waters--he saw long lines of stately buildings branching off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paved with crystal, and their balustrades ornamented with precious sculpture. This, thought he, is the palace of Kwang-han.

CT：Before long, they saw Bai Yuyu waiting by a gate. The two friends walked inside hand in hand. Wu was amazed at the sight: a clear stream flowed in front of a building which had white marble steps and carved banisters. It looked just like the Moon Palace.

上述例句從自然風光、華美建築對廣寒宮外的環境進行描寫。ET 中採用較為細膩描寫和豐富修辭，通過 “a sparkling stream of pure water”（一條波光粼粼的水流）， “stately building”（莊嚴的建築）等表達營造神秘瑰麗的場景。以一種限知敘述視角，由吳生所見所聞展開場景描繪和氛圍營造。這種敘述方式讓讀者彷彿身臨其境，能夠跟隨吳生視角一同感受他內心的震撼和好奇。此外，通過描述吳生的觀察和感受，猜測到這裡就是「廣寒宮」，增強故事帶入感和共鳴。相比之下，CT 更注重整體意境傳達和簡潔明快的敘述，譯者用 “a clear stream flowed in front of a building which had white marble steps and carved banisters”（一條清澈小溪從一座鋪滿白色大理石，刻著美麗花紋欄杆的建築物前流過）這樣簡潔而富有畫面感的描述勾勒出原文中的情景美學特徵而無過多細節渲染。

例 9.原文：才覺背上微癢，僂人即纖指長甲，探衣代搔。生覺心神搖曳，罔所安頓。既而微醺，漸不自持，笑顧僂人，兜搭與語。美人輒笑避。

ET: Woo-tsing-yen, smitten with love, gazed intently upon them; and entreated to drink wine, he took the cup from the hands of one of them, and felt much difficulty in restraining his passions. *(The Chinese here adds: at this moment Woo-tsing-yen felt a little itching between his shoulders; whereupon one of these beautiful women, having delicate fingers and long nails, put her hands under his coat and relieved the irritated part.) At length he took one by the hand, smiled upon her, and whispered his love; but the damsels laughed, and retired to their apartments.

CT: Wu felt an itch on his back, immediately one maid put her soft, long-nailed hand inside his clothes to scratch the spot for him. Wu was ecstatic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ine, he began to lose his self-control and flirted with the four beauties. But the maids just smiled and turned their faces away.

此處原文描寫一個富有親密意味的場景，展現吳生與仙女之間微妙的情感互動。ET 中，譯者以 “smitten with love”（被愛意深深打動）、“gazed intently”（專注地凝視）、“difficulty in restraining his passions”（難以抑制心中湧動的情感）、“whispered his love”（低聲耳語表達愛意）等情感表達，營造出一種浪漫氛圍，傳達出原文的情感色彩。但對於原文「探衣代搔」的親密行為並未直接譯出，而是以註釋的方式置於文本中。這一呈現方式弱化原文情色描寫力度。CT 中準確直接傳達出仙女為吳生

搔癢的親密場景，捕捉到吳生的情感變化，如“under the influence of wine, he began to lose his self-control”（酒意上頭，難以自持），並直接以“flirted with the four beauties”（與四仙女眉目傳情）來敘述吳生與仙女之間的親密互動。

例 10.原文：逾年，都城有回祿之災，火終日不熄。

ET：The following year Hwing-lüh (the God of Fire) visited the city, and the devouring element raged for an entire day and night.

CT：After the New Year, a big blaze occurred in the capital.

「回祿」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火神，後被用於指火災。ET 中，譯者保留「回祿」這一文化概念，運用“Hwing-lüh (the God of Fire) visited the city”（火神回祿光臨這座城市）為火災的發生增添一層神秘的超自然色彩。這一描述不僅符合源語文化中對於火災常帶有的神話色彩想像，還為譯文增添神秘而引人入勝的氛圍。同時，譯者用“devouring”（吞噬）描述火焰的兇猛和破壞力，用“raged”（肆虐）傳達出火災持續時間長和火勢的猛烈，向譯文讀者傳達出現場的緊張氛圍，通過細膩筆觸和富有想像力的語言，創造出一種超越現實的、具有藝術感染力的文本境界。而在 CT 中，譯者以刪除的方式簡化「回祿」這一文化意象，直接簡明地以“a big blaze occurred in the capital”（京城發生了一場大火）敘述火災的發生情境。

譯者作為一種文化背景薰陶下的動態綜合主體，在進行對原文信息轉換和再編碼時，必然自覺不自覺地帶上本民族美學鑑賞的固有特徵和自身敘述風格、價值取向。²⁰毫無疑問，《白于玉》ET 文本融入英語母語譯者美學思維重構的創造力，增強譯文的情感表達和審美感受，予以譯文讀者豐厚的閱讀美學體驗，呈現出詩意化闡釋特徵。而 CT 文本傾向於簡單直接地復述原文描寫，注重言簡意賅，力求保持原文的質樸真實，整體表現出一種簡明化的闡釋傾向。

（二）、ET和CT對原文親密關係的規避與呈現

《聊齋誌異》中的人欲書寫是其文學特色之一，展現作者蒲松齡對複雜人性的深刻洞察。慾望作為人欲的重要方面在《聊齋》中得以反覆書寫，如《續黃梁》中

²⁰ 包通法，《共識與相異：論跨文化行而上美學信息的翻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28。

曾姓舉人的權利慾望，《罵鴨》中居民某的貪慾，《畫皮》中情慾與權力願望的交織等。在《白于玉》中涉及吳生對美色的慾望以及帶有象徵隱喻特徵的親密關係描寫。從互文呈現來看，ET 中對不同類型的親密關係的描寫均採取消解或刪除的處理，以純潔化闡釋；CT 中譯者則更傾向於在避免低俗敘述的前提下如實地保留原文中的人欲描寫。

例 11. 原文：白乃盡招諸女，俾自擇。生顛倒不能自決。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遂使裸被奉客。既而衾枕之愛，極盡綢繆。生索贈，女脫金腕釧付之。

ET: Pin-yüeh then ordered all the ladies to appear before his friend, aided him in his choice; and with her he successfully prosecuted his suit. Morning dawned brightly; and before the lovers parted, Woo-tsing-yen begged her to give him some token to keep in remembrance of her. with a sweet smile she drew from her arm a golden ring and presented it to him.

CT: Then, Bai asked the four maids to come forward for Wu to choose. Dazzled, Wu did not know whom to choose. Since he had touched the hand of the maid in the purple dress, Bai asked her to make up a bed for Wu. That night, Wu slept with her and had a great time. He asked for a love token, and the maid gave him her gold bracelet.

原文以數句敘述吳生與紫衣仙女之間的親密關係。「衾枕之愛」作為高語境文化特有的一種隱喻符號，承載著夫妻或戀人間親密關係的象徵意義。「衾枕」指被子和枕頭，是睡眠時常用之物，具有極強的私密性質。此處被用於隱喻吳生和紫衣仙女親密關係的發生。在「衾枕之愛」的轉譯過程中，ET 採用“Morning dawned brightly”（清晨陽光明媚）的間接表述，體現同樣以含蓄為標的、但采用不同意象進行含蓄表達的轉換策略：一在規避高語境隱喻可能引發的解碼障礙；二在適應目標語讀者的道德審美預期；三則通過與時間相關的景象描述完成敘事的過渡。這種純潔化闡釋，既可能源於譯者對「衾枕」文化意象的解碼缺失，同時也反映出譯入語文化對私密敘事的禁忌規約，是譯者出於審美、道德標準及譯語社會讀者接受的考量，以有意識的含蓄傳遞出原文的高語境特徵，同時取得譯語讀者易於接受的敘事效果。

CT 中，譯者對原文進行如實轉寫。在描述吳生與紫衣女子親密關係部分，譯者選擇直接明確的表述“*That night, Wu slept with her and had a great time*”（當晚，吳生與她共度良宵，極盡歡愉）。這體現譯者對原文的尊重。原文中親密關係的描寫是故事情節的重要環節，也是展現人物性格和情感發展的關鍵元素，通過直接翻譯描

寫，譯者成功保留原文情感色彩，讓讀者能夠更全面理解故事內容和人物關係。同時這種翻譯方式也表明譯者對闡釋行為所處時代的讀者對此類敏感話題接受度的明確認知。

例 12.原文：略與傾談，豁人心胸。悅之，留同止宿。

ET : Pleased with the manners and address of his visitor, Woo-tsing-yen commenced a conversation, which soon became so interesting, that he entreated his new friend to remain (as it was now late) till the morrow. Thanking him for his obliging offer, P'in-yüeh consented, and took up his abode with him for the night.

CT : As soon as they fell into conversation, Wu found Bai's words enlightening and invited him to stay the night.

例 13.原文：遲明欲去，生囑便道頻過。白感其情殷，願即假館，約期而別。至日，先一蒼頭送炊具來。少間，白至，乘駿馬如龍。生另舍舍之。白命奴牽馬去。遂共晨夕，忻然相得。

ET : ——

CT : The next morning, as Bai was leaving, Wu said he was welcome any time. Bai was touched by his hospitality and promised to come back for a longer stay. They set a date and bid each other good-bye. When the date of their appointment came, an old servant arrived first bringing some cookware. He was soon followed by Bai Yuyu on a steed. Wu found a room for him and the horse was led away by the servant. The two men enjoyed each other's company because they had so much in common.

例 14.原文：夜每招生飲，出一卷授生，皆吐納之術，多所不解，因以遺緩置之。

ET : Night after night--for their dwellings were near together 因住處相鄰--did the two young men meet and take wine together. At length P'in-yüeh produced a book on the occult sciences, which he gave to his friend; but he understood it not, and carelessly laid it aside.

CT : One evening, over cups of wine, Bai lent Wu a book on how to maintain health. Wu found the subject boring, so he put it aside.

原文在關於白于玉和吳生相識和關係逐漸密切的描寫中涉及二人同宿情節。在 ET 中，譯者對於此類描寫進行審慎處理，避免同性之間過於親密的闡述呈現，例如

在例 12.中翻譯「留同止宿」時，譯者添加“as it was now late”（現在天色已晚）這樣的客觀原因，使同宿行為合理化。在例 13.中，譯者省略白于玉應邀借宿吳生處的詳細描寫，而對於例 14.「夜每招生飲」的闡釋，譯者則是通過原因釋義“for their dwellings were near together”（因住處相鄰），將飲酒聚會行為的發生歸因於居所相近。這些翻譯策略及文本呈現均體現 ET 譯者的謹慎態度，通過補充客觀原因、省略細節等方式，弱化原文的表述。相較於 ET 中的規避處理，CT 中的闡釋則表現出更為忠實於原文的策略，如實呈現原文對吳生和白于玉二人關係的敘述。這種沒有刻意減弱或弱化的處理方式，忠實地再現原文中二人之間深厚情誼的描述。

總的來說，兩位譯者在處理原文描述的情感關係時，採取不同的闡釋策略。ET 中的譯者更傾向於通過刪除或弱化敏感內容來進行純潔化闡釋，以適應特定讀者群體的文化和道德觀念。這種策略有助於減少爭議，提高譯文的接受性。相比之下，CT 中選擇如實呈現原文描寫，更體現譯者對原文的尊重和忠實。

（三）、ET 中融入譯者自我理解的闡釋和 CT 中植根於原作歷史語境的書寫

文化「在人與外界之間提供一個高度選擇性屏障」，並「指定我們所感受的和所忽略的。」²¹ 這意味著，文化不僅僅是習俗、信仰、價值觀的綜合，它還塑造個體如何看待和理解周圍世界。這道「屏障」實際上是人們認知現實的工具，使得每個個體看到的現實都受到其文化背景的影響。在翻譯實踐中，這種文化的「選擇性」同樣存在，譯者對原文的解讀和再創造都基於自身文化背景和認知慣習，從而在譯文中呈現出各自的闡釋個性。

例 15.原文：白問：「何故？」生以宗嗣為慮。

ET：“Why?” asked the other, “What should hinder?” “I am anxious,” was the answer, “to obtain descendant.”

CT：“Why not?” Bai asked. Wu said he constantly thought of his duty to sire a son to carry of the family line.

²¹ Edward T. Hall.,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6), 85.

例 16.原文：每欲尋赤松遊，而尚以胤續為憂。

ET：And he became desirous of seeking the abode of Chih-sang, the mighty and far-famed bestower of immortality. Yet though this project occupied his mind, it was ever a source of regret that he had no children.

CT：And dreamed of leaving the ordinary world. Only the thought that he still had no son worried him constantly.

在同樣切實描述原文意義的闡釋中，CT 文本突出反映中國傳統的宗嗣傳承觀念。

在原文歷史語境中，「宗嗣」「胤續」強調傳統社會中血緣關係和家族的延續和繼承，且由於傳統社會對男性和女性角色定位不同，男性在家族延續中通常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是宗族血脈的主要傳承者，通常被期望在繼承家業和發揚家族傳統方面承擔更多責任。例 15.中，ET 以“**I am anxious to obtain descendant**”（我迫切希望擁有後代）強調個人願望/渴望，突出個體層面對生育後代的需求和焦慮，偏向於從個人情感表達方面反映原文意義；CT 以“**constantly thought of his duty to sire a son to carry of the family line**”（時刻想著自己有責任生子為家族傳宗接代）復述原文並如實地呈現出原文寫作當下的社會傳統觀念——從家族層面強調生育後代的重要性，並明確指出後代的性別“**son**”（兒子）及生育目的“**carry of the family line**”（延續家族血脈），從偏向於社會文化層面的闡釋，突出人物思想中家族傳承和延續的重要性。同樣在例 16.中，ET 使用“**children**”（孩子）這一泛指詞彙，而 CT 堅持使用“**son**”（兒子），這進一步體現後者對中國傳統宗教傳承觀念的深刻理解和忠實表達。這種差異不僅是詞彙選擇問題，更是兩種不同文化和價值觀在翻譯過程中的體現和碰撞。

例 17.原文：甫坐，即有二八妖鬟，來薦香茗。少間，命酌。有四麗人，斂衽鳴璫，給事左右。

ET：They seated themselves; And a maiden of about sixteen brought fragrant tea. Pín-yüeh called for wine, and four beautiful women entered; Bending gracefully, these tended them, and the gems in their ears sent forth a pleasant sound.

CT：After they sat down, a fair young girl brought them fragrant tea. Bai then asked for wine. Four beautiful maids appeared and bowed to them, their jade ornaments clanging.

They stayed behind to serve them.

在 CT 中，原文歷史語境下的等級制度和主僕關係得到突顯，尤其體現在白于玉與仙女的互動情節中。仙女們近前禮客，整斂衣襟，走動時腰間玉飾碰擊而銀鐺作響。CT 中闡釋“Four beautiful maids appeared and bowed to them, their jade ornaments clanging. They stayed behind to serve them.”（四個美麗的侍女出現並向他們行禮，她們的玉飾叮噠作響。她們留下來服侍他們）。然而，“clanging”（發出叮噠聲的）一詞可能給讀者留下負面印象，因為它暗示玉飾發出的是刺耳的碰撞聲，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被視為不合時宜或不得體的行為。這種描述可能使譯文讀者聯想到在嚴格等級制度中，侍女們應有的敬畏和謹慎，以及可能因為緊張或謙卑而導致的失態，這與後面強調她們服務角色的描述“bow to them”（向他們行禮）“serve them”（服侍他們）相呼應。而在 ET 中，譯者選用“gracefully”（優雅地）“pleasant sound”（悅耳動聽的聲音）等表達，強調侍女們的優雅和寶石聲碰撞的悅耳，這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對侍女的尊重，而無明顯貶低或過分強調等級制度的意味。

例 18.原文：喜曰：「我父仙人，啖此必能長生。」

ET：And said with great joy, “Since my father is become a god, doubtless on swallowing this I shall not know death.”

CT：Mengxian said excitedly, “Now my father has become an immortal. You can take this pill and live forever, too.”

例 19.原文：母不遽吞，受而藏之。會葛太史來視甥，女誦吳生書，便進丹藥為壽。太史剖而分食之。

ET：His mother-in-law(此處應為 step-mother) objected to his thus doing, and concealed it till her father came; To whom she shewed it till her father came; To whom she shewed it, and read likewise the letter of Woo-tsing-yen. Tae-she immediately broke in pieces the pill, and all three partook of it.

CT：But his mother did not swallow it. She stowed it away. When the taishi came to see his grandson, she read Wu’ s letter to him and took out the pill. The taishi cut it in half and shared the pill with his daughter.

關於「誰吃了長生丹藥」這一話題的不同闡釋，亦突顯中英母語譯者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念。句子成分省略是漢語文言文的一種常見語言現象，體現古代漢語簡練

的特點，突顯漢語文本的高語境文化特徵。這也給讀者和譯者帶來一定的解讀和翻譯挑戰。在《白于玉》原文敘述中存在文言缺省現象，如例 18.「啖此必能長生」，「啖此」是一個動詞短語，表示「吃這個東西」，通常該動作需要一個執行者，即主語，但在原文中，主語並沒有明確出現。同樣，在例 19.「太史剖而分食之」，「太史」是主語，表示執行動作的人，「剖而分食之」是謂語部分，「剖」和「分食」是連續動作，表示「剖開並分著吃」，依據上文可知被「分食」的事物為藥丸，但「分食」給誰並未直接表達出來，即賓語未明確出現，而是隱含在語境中。

在 ET 中，譯者將例 18.中缺省主語填充為“**I**”（我），從語言層面來看，“**I**”作為主語在該句中承擔動作的執行者角色，即“我”是說話人，也是“**said with great joy**”（高興地說）和“**shall not know death**”（長生不老）兩個動作的主體。在英語語境中，該主語補充是合理的，因為它使得句子結構完整，邏輯清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個“**I**”並不是直接從原文翻譯過來，而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根據語境和邏輯推斷出來的。根據原文語境，基於吳生信函收件人為葛琳這一事實，且在此情境下對話發生在夢仙與葛琳之間，故夢仙所言「啖此必能長生」應指其母葛琳吃了丹藥便能長生不老，“**I**”主語的填充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譯者的誤讀誤譯。然而從文化闡釋角度而言，此亦彰顯譯者自我意識的表達和介入。同樣，在例 19.中 ET 將分食丹藥情節闡釋為“**Tae-she immediately broke in pieces the pill, and all three partook of it**”（太史立刻把藥丸切碎，三個人均服下），明示在場的三個人“**all three**”均參與分食丹藥。這亦是譯者利益共享價值觀念的深刻體現，強調正當利益的分配需要照顧到每個人或所有人的利益。從讀者接受角度而言，毫無疑問，這一基於譯者自我文化價值觀的闡釋符合譯語讀者的價值觀和閱讀期待。

而在 CT 中，中文母語譯者的闡釋補充在忠實於原文語境的同時亦彰顯植根於源語文化家庭觀念的表達。首先是將「啖」的主語補充為“**you**”（你），指明長生不老的受益對象為對話另一方，即其母葛琳；其次，明確指出“**The taishi cut it in half and shared the pill with his daughter**”（太史把藥丸切成兩半，分給女兒葛琳）。在中國文化中，家庭倫理關係的輩份和角色定位至關重要。與英語文化中強調的自我意識和利益共享觀念不同，中國家庭倫理更注重不同輩份間的尊重和服從。在源語文化語境下，夢仙在面對分食丹藥時，出於對長輩絕對地位的尊重和自身角色的認同，必然會在利益面前選擇謙讓，讓其母葛琳與其祖父太史優先享用丹藥。這不僅體現

對長輩的孝順，也是對自己作為晚輩角色的自我約束。在該文化語境下，CT 中的闡釋體現中國家庭倫理道德的獨特內涵。

基於 ET 和 CT 闡釋文本的互文對照，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和其自身文化的影響力得以體現，並展現出譯文獨特的闡釋個性。ET 文本中，突顯譯者基於原文的個性化解讀與闡釋。這些闡釋融入譯者自我意識，體現其獨特的價值觀，尤其是在「誰吃了長生丹藥」這一話題處理上，更顯示出譯者的利益共享觀念。這種翻譯方式雖在某種程度上偏離原文的直接意義，但卻為讀者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展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維認知差異。而在 CT 中，則呈現出對原作歷史語境的深度挖掘與忠實表達。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盡可能準確傳達原文意義，並在字裡行間突顯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展現對源語家庭倫理道德的深刻理解和忠實書寫，為讀者呈現一個原汁原味植根於原作歷史語境的文化世界。

五、結語

本文通過比對《聊齋誌異》中《白于玉》篇目的兩個不同英譯版本，即 1835 年英國《弗雷澤雜誌》刊載的譯文 *The History of Woo-Tsing-Yen* 和 1997 年中國譯者張慶年等選譯的《聊齋誌異》英譯本 *Strange Tales from the Liaozhai Studio* 中 Bai Yuyu，以翻譯策略為分析維度，深入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譯者對同一文本闡釋特性。雖然兩個譯本年代差異較大，但是中文母語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原作年代價值觀忠實呈現以及避免現代視角介入（如在處理「宗嗣」「胤續」等涉及傳統儒家宗法制度的概念時，植根於原文歷史語境中維持「男性繼嗣」「傳宗接代」為文化坐標進行闡釋），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時代差異，從而彌補時代對比鴻溝。本研究聚焦於原文和譯文互文關係，整理出總量達 8739 字的編碼文本，從中提取 72 條高語境文化編碼語料，結合 Hall 高低語境文化理論以揭示譯者在處理高語境文化文本時翻譯策略與闡釋傾向。

研究結果顯示，在闡釋共性層面，ET 和 CT 均展現出譯者積極參與與主動「干涉」，如通過解釋、補充、改寫來明晰化原文中高語境文化元素，展現不同時期譯者同樣希望介紹中國文化、中國文學闡釋動機；同時運用簡化、刪除等略省化策略來確保譯文流暢性和譯文讀者可接受性。這種共性特徵印證跨文化闡釋活動本質矛

盾——譯者在源語文化轉化與譯語接受效度之間永恆博弈。在闡釋個性層面，不同譯者受自身文化和認知思維影響，使得同一文本闡釋呈現出各自闡釋個性。具體而言，ET 闡釋傾向於詩意化、純潔化，並融入自我理解於譯本書寫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譯者對原文高語境文化理解和本土化轉換；CT 則更注重簡明化、如實化闡釋，深深植根於源語文化歷史語境，力求忠實於原文內容和風格，並以原作視角進行文本翻譯和再書寫。

跨文化翻譯中高低語境文化轉換是一項複雜任務。譯者需在深入理解原文基礎上，結合譯語文化背景和譯語讀者閱讀慣習進行恰當闡釋轉換。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中文母語譯者還是英語母語譯者，其闡釋方式均有其合理和價值所在，都是對原文不同層面解讀和再現，本文進行比對分析兩種譯本在闡釋共性基礎上，也呈現出不盡相同闡釋個性。譯者個人主觀視域的介入，有可能導致譯文與原文之間差異擴大、文化信息減損。雖然這種差異在某種程度上豐富翻譯作品文化內涵，但也可能導致原文信息失真或誤解。因此，面對英漢翻譯中高低語境文化轉換，譯者應更加審慎處理自我視域的介入，既要充分考慮譯語讀者文化背景和接受度，又要儘量保持源語文化特色。靈活運用各種翻譯策略，實現原文與譯文之間有效對接或轉寫，以促進跨文化文本之間有效交流和理解。

徵引書目

一、中文專書與期刊論文

- [1] 包通法，〈共識與相異：論跨文化行而上美學信息的翻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 [2] 蔡乾，〈再論《聊齋誌異》在西方的最早譯介〉，《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江蘇：2022.01），268-282。
- [3] 韓孟奇，〈漢語典籍英譯的語境補缺與明晰化〉，《上海翻譯》，第4期（上海：2016:04），73-76。
- [4] 姜欣、姜怡、林萌，〈高低語境文化錯層在典籍英譯中的顯現及對策〉，《外語與外語教學》，第5期（遼寧：2009.05），49-51。
- [5] 康兆春，〈翻譯文本之高低語境化探索〉，《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江西：2011.01），139-144。
- [6] 蒲松齡著，張友鶴輯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7] 王克非，〈英漢/漢英語句對應的語料庫考察〉，《外語教學與研究》，第6期（北京：2003.06），410-416。
- [8] 王平，《文學翻譯探索》，（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二、西文論著

- [1] Baker, Mona,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3.
- [2] Hall, T, Edward,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6.
- [3] Katan, David,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 [4] Schleiermacher, F.D.E., *Ü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 Bersetzen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1813.
- [5] Moira, M. & C., Shuttleworth,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4.
- [6]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 [7] Qingnian, Zhang, Zhang ciyun, Yang Yi. *Strange Tales from the Liaozhai Studio*. Beijing: People's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97.

第一作者簡介

熊野，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博士生。研究領域為跨文化闡釋，國際中文教育

通訊地址：中國澳門氹仔偉龍馬路

通訊電郵：xiongye0211@gmail.com

通訊作者簡介

魏慧萍，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漢語詞彙學，國際中文教育

通訊地址：中國澳門氹仔偉龍馬路

通訊電郵：hpwei@must.edu.mo